

冊二

書名 白齋竹里文略不分卷 正德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張琦 撰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1
 編號 D7430300

白齋竹里文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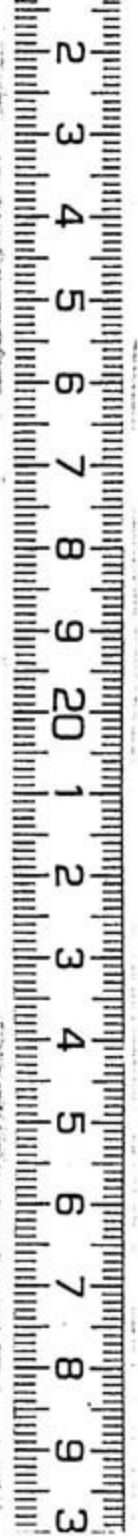
重修太守岳公祠堂記

四明張琦君玉著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白齋竹里文略不分卷 正德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而圖大今其蹟實咸可考見嗣吏茲土者因之
 革用弗師先生致政及于潮郡之人思之如鄭
 之思子產立祠涵江渾塑厥象高頰而長鬚白
 百美目陽然肖似於其生真若見之春秋稱袞而尊

No. 2366





賀何貞新居序

何士貞家去吾居一里稍近林野編篳以為籬遠其門必迂徑而入吾嘗及見其舊居皆前朝材年久將傾壞士貞欲撤而改圖之以力寡未及歲授徒數十而以其贖以為食有餘則積之既久顧其篳有幾金度其廩有幾石而計其人力有幾夫時既便而屋事可舉矣乃規其舍南之地作屋三楹而中為堂寢處溜圍之所隨宜畧備經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月某日眾客入賀君曰無以賀為也天之生斯民無羽

毛介麟以備寒暑風雨也聖人有憂之作之宮室使
之類族而居聚其妻子以相生養自夫廬井之制廢
而人無定業官盛者宮廣費饒者或至百堵而吾勤
勤於二三紀而僅能為此以庇吾躬其乃敢辱諸君
之賀而彰吾之拙謀也哉予謂不然居室在守而已
矣采真作宅于東都朱門翠戶至與其妻妾鬪麗一
時貴富之家罕與倫者不十餘年事權旣去鞠為園
莽未欲彷彿乎君之居室嗚呼尚能得哉君歲入有
常數而日費有常經朝為其徒治課書暮歸而與其
家之人講田蠶事賓客至則或為黍稷一享是皆古
人樂生安居之常也而願以拙謀為言是猶有所不
足乎周公誥商之民曰尔乃尚寧幹止士貞安所事
安所居隨其力之能而寢廣其宮尚未晚也而於貴
富者乎何慕君曰俞哉吾因先生之言而得居室之
道請為之序遂書之

送門人陳東之歸江陰序

潯江學生陳生東之世居江陰靖江為江陰分邑越
在揚子沙洲中東西望之若島夷然商浮大舶移時

乃得渡微颺即波濤驚急風驟於櫓不遵軌東之每
一渡輒失色相顧曰嗟乎吾軀所寄繫何如也而輕
涉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適甲子試於有司以暑沴
沮遂來京詣董學乞改庠許之牒下常州府與補其
員臨行其色若由由者而其志則如欲渥泥揚波而
未能者也過此以往其變化吾弗得而測之矣

東園序

君子無競於天下職業之所存固其心之所樂也不
然足未至而意先往形未定而神已勞烏在其為也

哉苟以是意求之則君子之樂蓋不在職業之外矣
包君民化今侍御民望之第民敬從兒也直方智幹
通道而閱時雖素裕饒然賓客日用之費歲出其什
之一不厭倦而以餘力營宅屋於舊居之東又取居
之東繫方以為園聚奇石種佳花木居然有山林之
意因自謂東園子志所樂也某與民化有內姻之契
間為請述作於留都縉紳之間將持贈焉既得請遂
褒寫成帙而竊叙其意夫人之有身必本諸天隨所
置之而已矣置之而在高位者曰奉國動公吾方有

事焉天下雖有餘逸弗願也置之而在下位者曰長
林廣野吾蓋有分焉天下雖有餘榮弗願也苟方出
而有預慶之懷既慶而動欲出之志則不免於自殖
而趨時出者無隆功而處者無奇節矣奚所取乎且
吾鄉仕宦者肩摩以出况包氏代有顯者至於其兄
第又列官御史哉而於東園乎有取若將老此焉此
尤見克安其職也夫克安其職則細泉幽草飛觴敲
矢皆其性天之適固足眇公卿而塵祿利其有假託
規取之心哉况君之季民哲民在同是志相從事

於其中以享清平之理其為樂亦美矣它日或有為
於天下不過自其今日之職業克之譬若裴然擊
而舉之無不順者固不在東園之外也

慶包母七十壽序

前例拜雲麾將軍東園包公之配恭人管氏今年壽
履七十九月七日屬初度先是恭人元子楨仲子朴
季子橋告予曰公未歲楨等母七十昔賢所謂古希
也文篇必當屬之吾舅美今至期豈宜辭亦豈非所
樂為哉夫所貴於天下者一曰賢二曰享三曰疑四

曰昌有其一亦人所難不得謂之備耳恭人予姑母
之女與予為兄妹擇幼同長知其靜穆淑良如琛寶
之在櫝及歸包恭柔事所尊至簡有度輔東園起家
至巨室可謂不賢乎三子奉訓誨胥加宏殷若從棟
梁而丹雘之而恭人於子婦問安之間晏、温、適
意進饌蹈揚以為娛可謂不享乎今函夏之內隳突
損扎皤白者不在在而有恭人甚康嘉起慶清安百
歲將循而至也茲可謂凝矣楨也達而克朴也績而
文橋也偉而淳而諸孫且皆高步文章之級襲傳

於無疆又可謂昌矣由今言之則賢且享由後言之
則凝且昌而世之人得一概三之不足得 三歎
一之不備通天下且然况吾地又烏滷壩淺之區哉
而恭人獨以賢以享以凝以昌無不周其稱為難審
矣皆曰恭人以全壽而并顯其四備非子不能述也
予曰恭人非四備亦焉足為壽而我其肯以空文藻
之耶楨仲父東谷先生率子姓為西王母祝壽圖致
賀夫西王母迺賀者之誠情耳其有無非吾人所知
亦非吾人所當與知也是為序

送周仲鳴之任雲南序

皇上嗣位之三年當天下一群后入

覲之期大明黜陟於是十三省藩臬暨所隸小大之
臣多員缺銓部推兩京年勞稱者次第上其名

朝廷酌而受之用補厥員於是以南京刑部郎中周
君仲鳴僉雲南按察司事先是同年官南京部臺諸
司者幾四十人太原張君廷紀出守秦中於同年外
補為最先繼而君有此命並不為盛事矣哉迺于其
行觴酒出都門餞之某以序當執文字之役今天下

之為省惟雲南去京師萬里中古西南夷之地也氣
運推移蓄久而發今為華土入臈方聲名文物與他
邦等矣矣然天下之勢重重乎近而輕乎遠興於有
所忌而沮於有所或忽近者忌之甚遠者忽之萌此
理亂之所繇分而天下之生民休否繫焉

朝廷邁古為治以俊民甸四方相地而任以材固不苟
然也矧案察提刑之司僉事之官寔分任其職不尤
加之意乎仲鳴持凱達之才義理問學日致成德三
歷刑部諸司而精敏平中庶獄以和

宸衷之下豈不知夫人之為良士已灼然久哉此今
職之所由注而

皇上之意也穆王告諸侯曰四方司政典獄今爾何監
非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唐虞掌禮之官而願為司
刑者之訓何哉蓋為政非刑無以弭天下之慝為教
非禮無以淑天下之行禮先之而不率者而后刑隨
之次第本末不失其倫而化理之不遠敷者否矣况
外內之勢不能以或一則用法之宜不容以不殊今
得良士庶幾化而齊俾遠邇同風而澤潤溥博未

不自茲人始此尤

皇上之深意而君之所宜克念也其不然歎言粗而君
其不動心乎則油然而起曰俞哉誠若是吾將利有攸
往矣於是乎書

贈李濟之僉憲廣西序

前監察御史安慶李公濟之庚辰歲由泰和令來貳
守寧波未踰年職舉事集宜于民人辛巳二月即報
至

朝廷擢公以廣西僉憲時郡伯太倉周公參府萊州王

公青陽王公相府莆田楊公方將協德并志期臻化
理而致之去皆若有不釋然者於是枉駕蓬華屬觚
墨為贈篇予於公雖相知而未能究其善欲請得其
詳焉周公曰巨川有體用之才居德方剛而應諸事
者未嘗或滯今去無所贊畫猶昆去仲也王公揚明
巨川經緯甚大且論議施舍皆樂聽而足式今去無
所資取猶仲去昆也又聞之民曰我公不作好惡人
自憚嚴而服化今去無所冒怙猶子去諸父也夫聲
實之行必先發乎適而徵諸庶民者未始不由乎其

身公為政一暮年之間而遠近上下無間然如彼其
必有所自哉且天下之理無大小而天下之事有公
私不欲其違而去者私也人之情也不能不違而往
者公也理之勢也郡與省孰廣狹而監司佐郡之任
孰重輕歟則其不得為吾宰留必矣禹貢五服廣右
界要荒之境上古為治蓋在所畧耳公文教與上國
爭雄沛然行其志將不在茲注乎由是而進其為地
益廣又非彼所能留可知已矣君子之達也欲兼善
天下一方之宰其柰公何哉試俟於來日云

故博士歐陽汝璧輓詩序

昔歐陽文忠公永叔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文尤師百世未已佔傳之子四方多慕之况其鄉與其子孫也肖其一皆足以成名然而子孫之肖之則氣類尤屬而不難也望人才子乃光嶽之精英天地恒吝之孟稱五百年必有名世之士則天地非吝之氣固久而完也帝苑之麟不群遊岐山之鳳則孤鳴八荀奚並類二陸不自周孔子曰才難非其才之艱完氣之艱乎兼和歐陽君汝璧與其兄蒲令汝中齊登辛未進

士不數月汝璧物故於平宰物者亦隘矣奚遽爾哉吾聞之汝壁上氣節政文詞力欲出等夷而加先進而汝中蓄英居珍渾玉純金成性異而材美同也人固慶而神固忌之去其一焉夫天地之性中而已矣中則相忘過不及未嘗不加損益之權於其中也矧文忠公踰五百年之期而汝璧生宜矣不意又出歐陽氏之門天有相忘於不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謂此類也乎汝中敏於政餘力攻文字將振靈于一人也身隱隱而大焉天蓋不得而用疾也汝中

是予語故序

送宗朝用之山西序

國朝設官外臺提刑各置按察司風紀之攝法罰之行罔不在是蓋重地也僉事贊長以行事施舍進退予奪抑揚責任同焉蓋重臣也有員缺率多從三法司屬職奏補也自餘罕此除焉以提刑蓋重事也天子嗣寶四年之春山西按察司僉事缺員吏部以南京大理寺正宗君朝用上其名

上可也

命下將就道同寅諸君修辭贈之而屬某執是役惟山西古冀州之域為堯故都入周為叔虞所封之國既而晉文以其地霸三家以其地疆沿風承氣與古荐離故後世稱山西者不曰良尚勇焉則曰俗好剛焉而有是往者其心拂焉若以其地之難為而教令之不易行以為憂也然今天下仕宦至山西政舉事集期以一拜募之後崇遷天擢視它省恒先得之則相語曰山西之民勇者示之以義則趨焉剛者明之以文則嚮焉吾未見其難為而教令之不易行也夫

未入而憂其難既出而樂其易豈人心之不惜抑智
計之足轉移哉蓋嘗考此都之民受堯之化獨先而
漸摩披拂為尤深想其風蓋穆如也君博古以深思
明仁而博慎以是人蒞是地其不難為也審矣雖然
天下之事視之以為難者其終末有不易者也視之
以為易其終末有不難者也君始被茲命吾見其色
泊然耳而君之心則兢兢不敢忽所謂未入而憂之
也君持是心以往有罪使殲無辜使白枉者使正亡
道者使黜然而移潛而化俾不見晉文三家之遺威
而陶唐之舊可追矣

明天子在上聞之必曰璽哉俾予無西顧之憂惟茲臣
之休於是有所在大僚非常格所能拘之矣所謂既
而樂之也憂其所以入是以能樂其所以出樂其所
以出是以見憂其所入者不苟然也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謂無患明是道而天下可往矣文奚啻一山
西哉

新修定海縣志序

天與地皆有志而人參乎其間庶事錯綜之難齊萬

類變化也不一尤宜有志也志之言誌也郡縣之有志即國之有史也史者尚書春秋遷固以下史官為之者皆是也然國史之所采摭非郡縣之志又不足以取徵也志視史不尤先乎定海縣志久廢纂修鄭君崇善被

簡命來為令未久政通人和方將有事乎文教適

朝廷敷求天下志書侯惟虔惟勤擇邑庠弟子員薛生俊領其事命之立為義例編次成書俊承侯志蒐獵諸史及

大明一統志四明志諸書複校讎之立類分目各象天時候之用心亦勦矣夫天地人三才事彙不同而六典足以盡之六典之事散見不同而郡縣之志足以著之定海雖小邑而列于天下郡縣則一也縣歸之郡郡歸之國然後編入于太史垂百世而傳之無窮故人所以參三才者謂志無預焉不可也雖然志亦奚足盡信乎哉其或紀緝無統史野失均非性命而外彙倫雜繆愆而愆本末適以誤來者之監觀何取於志耶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所謂其義者

去取出入性命義倫之存也以今觀於是志庶幾其
有得歟侯閩產也唐宋以還其先進多博聞強識足
稱良史之臣侯也遵成軌而繼往轍謂其書不足遺
者吾不信也

椿桂圖贈史公壽六十序

國家深仁霽澤培養吾人百三十年徐而納之康壽
之中故自公卿大夫至編民之家凡其老長者生日
則親賓舉壺樽以相赴者繼属于塗主人則張樂置
酒列長少而飲之為一日之樂俗以為常無怪惑焉

史公世重宋學士文靖公之胄敦懿謙冲有永年之
德惟是年壽登六十六月某日為始生之辰凡交於
世重與其嗣子克明輩相與畫為一圖而餘其上方
屬予操文墨事予觀其圖矯然以茂者椿也馥然以
華者桂也昔之頌竇氏者有靈椿丹桂之詠則茲圖
者非茲義之取與予嘗思夫五季之衰兵革相尋元
氣日剝而薄而禹鈞之門篤生賢子儀以宿學為宗
藝祖儒臣儼通曆律拜官拾遺自餘諸子皆通顯而
禹鈞坐享其令福是何完厚之氣及鍾於衰薄之運

哉豈有宋將昌天固培養其人於其早先乎世重之
生適當我

朝元氣之完安居而康食自孩而老眼不見兵革其與
禹鈞之遇相去遠矣禹鈞享壽福於宋祖未興之始
而世重之壽與其初將不得受於

帝王全盛之時耶

列聖培其根

今上發其華則椿與桂當與實氏不改其盛矣世重有
今壽鬚髮尚未全白食飲起居如壯丈夫而禹鈞嘗

其子筮仕之先其強健未知得如公否也克明苦學
力行志在決科而其群弟又克壯其家之猷其肯多
遜於儀儼數子之徒哉繇是而觀則東之未得為實
也吾弗信也

許謹之序

江陰許君儀伯去年以公事來南京過予即為其尊
翁號謹之先生求文用述厥美余時不得閒而儀伯
去之遽不能有以復也今年又來予方謝慢命之不
暇豈容更有辭哉先生名淮字宗達三歲失怙鞠於

母氏稍長遂克自樹立為人質直而有文號謹之謹之者志慎言也古者盤孟杖几皆有銘書蓋謂目擊而道存可以為操修之資若謹之為號切諸身心又非徒盤孟杖几猶持諸外物者比哉易大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聖人於謹言之訓亦至矣然自世教之衰視時以為敬肆身為士則大夫有加焉身為大夫則公卿有加焉堂簿遊而知跼者累日公牘行而覆閱者再三其為慮深而謹之至彼豈無見哉以為不如也朝出口

而夕受責欲取寵難矣先生農業而儒遊出入墟井坐不受一釜之祿大夫不加公卿無所用其馭若可以自肆而無顧忌之心矣乃獨志於操修奉不易之戒而取謹之以自號獨何心歟夫有所為而謹之者士大夫也市井之心也無所為而謹之者先生也士大夫之道也世欲求人於明顯之上而不求人於幽微之中赫赫是瞻而黯黯者見遺豈不誤哉

朱正之壽六十詩序

初予遊安亭與朱君正之敦義氣之交是時君方壯

鬚髮皆黑予復後君七八歲尤覺迂狂未老成別二十年予成進士往過之君髮黑者變而漸蒼而予齒亦淺盛拜今官至于南都三年矣君之子恩起應天甲子鄉試以師生舊愛來視余官即享余飯勞問甚悉間請於余曰吾父明年六十矣行時以文事有託于先生幸毋辭焉予聞之且喜以為君之年蓋至此乎願往致觴而未可耳尚能辭哉夫人少而老老而衰如春夏秋冬之必至靡有能出此者但求無戕傷於其間以全性命之正如四時無沴氣之干 成歲

功云爾方見君於初遊時春夏之候者也別二十年鬚髮黑者變而漸蒼夏入而秋者也君平生寡嗜欲五官者不亂其天或有弗平發之歌哦駟之筆墨焉由今而望百亦秋而冬寢移荐至有必然者吾以是測之而知君之必壽無疑也君祖父以上皆耄期之輩世類之似種種可見由松柏而生者必非桃李之華則君之壽將不充驗於物理之常乎恩攻文而氣完今三場竣事先辭歸 報捷行且在旬日中矣其所以悅親而進齡者又可量哉是為序

四檜堂記

江陰陳氏出宋侍卽吳博古之後博古有文行子孫多庸敏而繁昌有元也亂戾不尚義雖墟落之間荷戈而起或以仇怨輒相攻殺于時吳氏與豪右有怨睚舉家蒙難而漏其遺孤孤之姑夫陳公子璋求得之掬為己子孤長遂以恩姓陳命名曰遠字世銘生五子以其長嗣吳後餘皆陳姓焉世銘曾孫竹泉君惟繼與其兄松岩君惟大弟梅壑君惟虔三人協心用興其業後松岩君居水北涯梅壑君卽舊居居之

而竹泉君居水南涯南涯之地厚且衍竹泉盡改其舊規而弘廣之木石塗墍工賃之費不啻數千緡室屋壯麗五倍於昔先是有繪四殊在外門之南落如也至是規模旣大而四檜適在其廳事之前焉若天植之而神置之君曰是不偶然有數存乎其間也則謀諸兄弟題其廳事為四檜堂而以記堂之文屬諸其孟子有言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臣之謂也故國與故家同喬木蓋所宜有而數仞之檜不假人力而忽在陳氏之庭豈天將以喬木為

陳氏樹之風聲乎其嘗舍其家而知陳氏世葉之詳
方其變故之初幾無遺孑矣而世銘公以一息之噓
遂使其子孫蕃昌而家族之大如此豈人力所能及
哉昔王普公手植三槐於庭而期其後必有顯者已
而魏公旦以重望相真宗致景德祥符之治為宋名
臣而魏公子孫相繼以功名著夫王氏取必于槐而
天副其意陳氏勿期于檜而偶得之天古今天下之
契固有不約而同者乎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天
理也使陳氏變故之餘而其子孫或弗能守如木之
自栽天亦不為培矣安有今日之隆哉則四檜之生
乎其庭者以徵德也竹泉與與其諸從子皆將以
致身而迓迎

皇休可以整襟而待於王氏功名雖未敢取必然天意
其不有在乎又聞柏葉松身為檜檜松柏之儔也松
柏有節氣大冬不衰則陳氏子孫將必有正直廉義
之士蓋又出於富貴功名之外者矣徐以待之

送黃元續詩後跋

孝宗朝太史黃先生乞歸養其母十八年至子守莆

奉會終二年耳餘皆仰止之日未餒所欲而今遂戒
行矣辟如旱而得雨既得雨輒止欲雨心尚津津然
者故臨別書所作喜雨二篇贈之長帑不覺殆偏也
亦情哉

跋黃君所藏遠祖告身後

夫伐南山之清流聲紀德存之百世而可考國有史
也史有官官職紀事宜無窮焉入之家則異是一父
二子猶以賢愚為續絕族一而支百有能藏青傳
墨以史于國者史其家不賢子孫哉宋狀元黃

文行在當時無相先者以不佞於姦檜檜死然後出
官不過考功郎中而止噫有命也夫自淳熙迄今三
百五十年黃氏子孫賢才名碩數百輩而公之告身
獨藏諸解元廷宣之櫝中獨何歟廷宣整而莊惇內
得之學既魁閩士矣行且大魁天下與公後先相昭
麗拜告身於無窮無惑耳已昔趙簡子以命戒屬其
二息伯魯僕焉無恤出懷中如故遂以大三晉之地
夫敬聽一代且猶是則存諸數百歲而無失者當幾
無恤哉

白齋詩集後跋

明州自唐賀秘書以詩人風流間開元寶應之間年
既老乞身明

皇御筆賜詩惜賢達之去其詩行于世不多特其人
品是高如白雲青鳳不可得而結攬固已重諸當時
矣予生後秘書八百年自幼好有唐諸公詩而企仰
秘書獨若加一倍豈耽諸鄉里之私志頗肖類是故
彼嚮哉昔先君贈平事晚菴公速予舉子術不令一
目詩懼心詩往也嘗几上竊取唐人詩讀之公見怒

授之海中過則徐取以乾之是以於詩無專力而
心則徃徃潛遊乎其中先君不能禦也先君老且化
幸慰其靈成進士始吾肆而莫吾格矣夫是以得徧
讀唐諸家之作近體寔宗之秘書風品或非勉而逮
若其詩篇之存今者則願從鄉里後也古詩自蘇李
以來亦極致志更假數年精力如何耳好事者時請
檢傳焉夫楮毫之材莫可與廣也命工升之梓

故小僊吳先生墓誌銘

次翁吳先生既卒逾月而其子山持所為事狀詣予

以予於先生有交知而以銘文屬之按狀先生姓吳氏諱偉字次翁別號小仙湖廣武昌人曾祖諱越登進士第兩知大明南陽府祖諱綱領鄉薦未仕而卒先生少孤貧事母耿氏甚孝通經史大義性類直無所比私與俗寡諧工山水人物盡入妙求客相踵於門非高流者不泛應成化間先生尚少守備成國公招至幕一見以小仙呼之遂以為號焉總戎平江伯遣禮渡江致為上客由是譽譽日起

憲宗召至闕拜錦衣鎮撫

上崩放歸遂占籍江寧劇飲或經數旬不飯與人議論出入經傳不少屈

孝廟復徵召見便殿甚悅授錦衣百戶

賜畫狀元圖書寵賚日厚乞恩武昌祀祖數月還并次石頭有密旨趣回京

賜以西街居第既二年遂稱疾乞歸居秦淮東厓正德三年五月

今上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而卒配李氏子男二長山府庠生娶某氏次某聘某氏女二長適武庠生湯許仁

錦衣衛舍人戴觀先生撻天順三年五月二十日卒
于正德三年六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歲以是年月日
葬于某山之原嗚呼士病無知已故善不以聞于於
先生有交知沒矣而不為之傳豈情哉銘曰

匪天之私授以其初匪人之阿有實斯譽與既中
起天子賚之皇皇厥服以奐其儀不有所貴來止
于南日享賓客於樂日深廣野大山呼吸形色雖
有善者莫紀其極嗚呼往哉歸氣之清既也允藏
有仙之名





